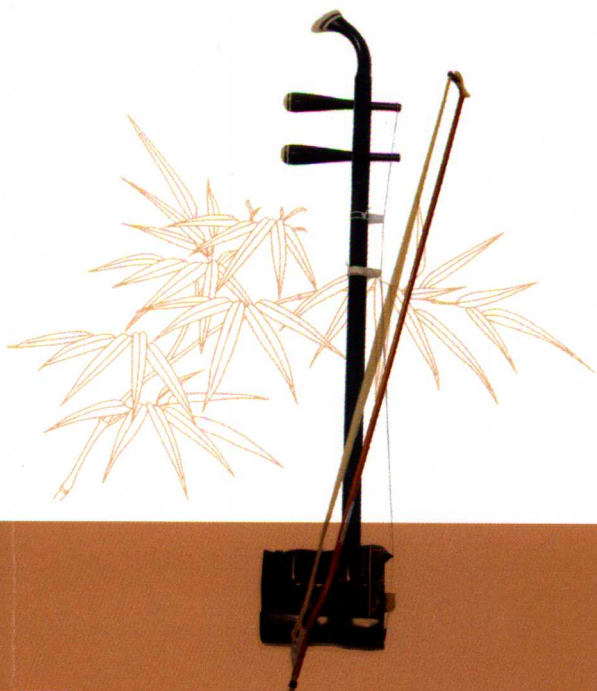




庄永平◎编著

丝竹情怀二胡情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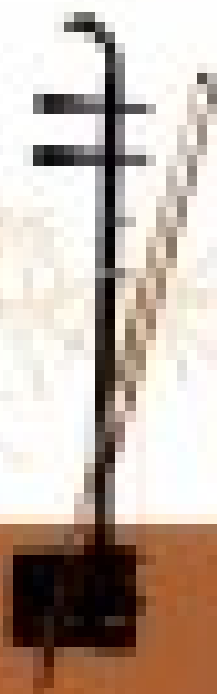
周皓演奏艺术生涯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PRESS

弦外情·杯二胡情深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 王震 著



中国音乐学院出版社

ISBN 7-309-04811-8



56310

丝竹情怀 二胡情深

周皓演奏艺术生涯

庄永平◎编著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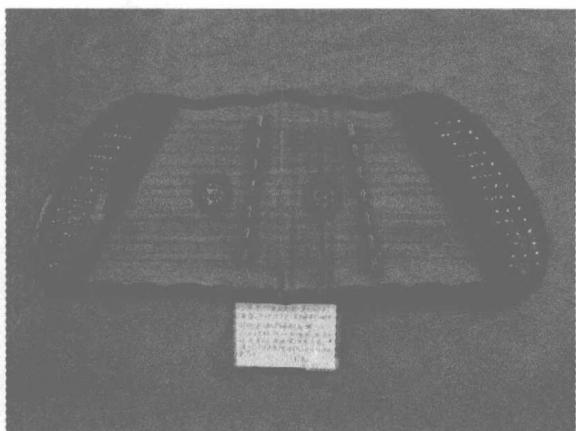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PRESS



周皓持琴像



2008 年被授予上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江南丝竹二胡传承人。
(上海阳刚民间音乐馆藏。)



周皓曾用二胡；周惠曾用扬琴。周皓提供，（上海阳刚民间音乐馆藏。）

庆祝上海国乐研究会成立七十周年留影 2010年4月



2008年周皓被授予上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江南丝竹二胡传承人；周惠被授予上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江南丝竹扬琴传承人，于上海国乐研究会成立七十周年留影。（周皓提供，上海阳刚民间音乐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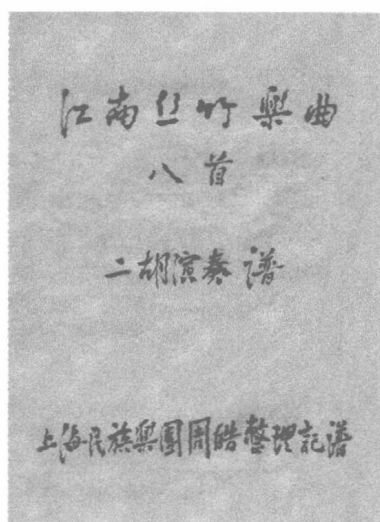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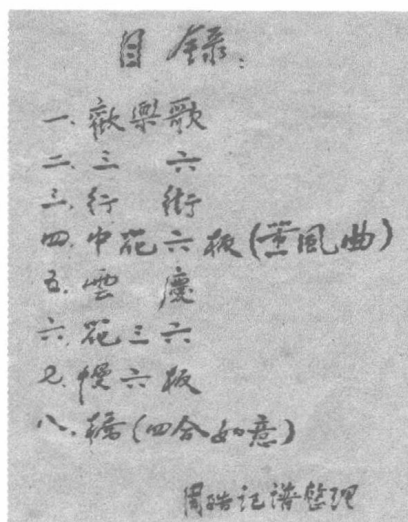
父亲周俊卿与我们兄弟合奏留念 摄于1983年5月



周皓与父、兄合奏江南丝竹：周俊卿（三弦）、周惠（扬琴）、周皓（二胡），摄于1983年5月。（周皓提供，上海阳刚民间音乐馆藏。）



金祖礼（前站立者）、周俊卿（执板者）辅导国乐社乐队排练。（上海大猷堂乐器文化工作室藏。）



周皓手抄丝竹二胡谱封面目录 (周皓提供)



1964年8月，金祖礼赴中国音乐学院任教，与上海江南丝竹乐会的会员合影。左起：第一排陆小妹、王瑞昌、俞继亨、蔡之炜、金祖礼、周俊卿、许稚勤、姚守梅。第二排章子眉、钱珠林、汤龙宝、顾文祥、奚世泉、张萍舟、张灵斌、瞿斌。第三排万子初、张福林、沈莲生、陈星侯、陆德华、陆文采、胡继礼。

从丝竹历史的追溯与积淀中去探索周氏江南丝竹二胡演奏艺术。

从近现代丝竹现状与发展中去探求周氏江南丝竹二胡演奏艺术。

从周氏演奏江南丝竹二胡旋律,去探究周氏特有的音乐语汇;特殊的润腔方式;特定的乐器合作关系。

近代我国最大的经济、文化城市上海的形成,提升了江南地区的丝竹音乐。在经济发达和文化深厚的氛围与推动下,丝竹音乐经过城市化与雅集化的洗礼,才被命名为“江南丝竹”;才成为我国民族器乐的乐种之一。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没有积淀的文化建筑,无论是丝竹的参加者,还是表情于其的音乐本身,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大千世界,周皓及其家族就是一个丝竹音乐城市化与雅集化的缩影;是江南丝竹成为一个民族器乐乐种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江南丝竹乐队之所以成为当今民乐、中乐、国乐、华乐乐队的基础,就在于乐队音响的平衡、中庸与和谐上。从这一点上讲,组成世界上第二个有别于西洋管弦乐队的中国民族管弦乐队,这是以往江南丝竹乐队的发扬与光大。

过去人们对于演奏江南丝竹音乐,不管是文人雅士还是劳苦大众,都带有一个“玩”字。这个“玩”字本身就很令人“玩味”。“玩”,戏弄也,于是,“玩”出了“心态”、“玩”出了心情、“玩”出了感情,甚至“玩”出了精神,“玩”出了思想。“玩”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理念,那就是“和谐”、“合作”;就是“温文尔雅”、“温柔致远”、“温良恭俭让”。从周氏及老一辈“玩家”身上,可以充分发现这一点,这也是民族性、地方性特征的集中体现。

前 言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极为悠久的璀璨历史和文化传统。伟大的中华民族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极大的精神财富。在这光辉灿烂的文化艺术中间,音乐文化也是源远流长、多姿多彩。中国古代的文化,常以“礼乐”并称。在甲骨文中虽然没有出现“礼”字,但不止一处出现“乐”字,这充分说明了“乐”比“礼”出现得更早。中国古代以音乐来代表国家甚至当作立国之准绳,可见其音乐的发达远比西洋为早。后来随着周代祭祀的盛行,“礼”也就成为一种仪式而形成,这就是所谓的“礼仪”。中国伟大的哲学家、教育家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把“乐”看作是人生最高的境界,这正是我国 2000 多年前音乐发达的标志,这种对音乐的重视程度是令人信服的,也是十分令人惊叹的。所谓“琴、棋、书、画”以“琴”为首;“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乐”与“礼”也位于前列。那时众多的乐器和大型的乐舞,铸就了古代音乐的辉煌。20 世纪 70 年代湖北随

县出土的系列编钟，历经 2400 多年，重达 2567 公斤的 65 个大小编钟整整齐齐地挂列在精致的木质钟架上，以其恢弘的气势、精湛的工艺、精确的音准震惊了整个世界。周代把乐器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8 种，所谓“金石之声”就是一些“冷乐器”，出音冷峻、庄严而肃穆，常被用于祭祀等礼仪之中；而相对于“金石之声”的“笙瑟之音”就是一些“热乐器”，出音热情、活泼而欢快，较为接近士大夫和平民的生活。从《诗经·小雅》中的“笙诗”来看，想必就是一种较为活泼的音乐。无论是“华夏正声”还是“郑卫之声”，无不是当时音乐辉煌的象征。之后，到了魏晋、南北朝，丝竹等乐器更是达到了“丝竹更相和”的境地。长江流域崛起的“西曲”与“吴歌”，说明“相和歌”与“清商乐”的发达，正谓：“笙管齐奏、丝竹相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后两句为曹操诗句）。直至唐代，中国音乐的发展达到了世界音乐的高峰，唐代歌舞大曲所取得的成就彪炳于世界。唐代艺术成就很高的诗歌，对于当时的大曲音乐也是极尽描写之能事，正如元稹所描述的那样：“《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号天落。”“《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常萧索。”“《凉州》大遍最豪嘈，《六么》散序多笼撚。”宋代以后，市民音乐的迅速崛起，标志着民间音乐开始登上大雅之堂。勾栏艺术争相斗艳，说唱音乐令人痴迷。正是：“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陆游诗句）。各色乐器更是轮番登场，细乐、清乐、小乐器、鼓板尽情出演。到了元、明、清戏曲艺术繁盛起来，杂剧、南戏、南北曲一脉相承，同时，我国器乐也开始兴旺起

来了。尤其是昆曲的鼎盛与所取得的成就,为江南丝竹等乐种的生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近代以来,江南地区各乡村城镇中的丝竹班社,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到了20世纪30、40年代,在大城市上海的丝竹音乐发展已经达到了高峰。由此,经过城市化、雅集化进程的江南地区丝竹音乐,最终被定名为我国器乐的一大乐种——“江南丝竹”。

对于江南丝竹,周皓先生喜爱引用著名老报人冯英子对江南丝竹的评述:“非江南山水,不能产生江南丝竹;非江南丝竹,不能衬托江南山水。它们相得益彰,是民族的财富,国家的瑰宝。”的确,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民,一方人民产生一方音乐。江南地区山清水秀、物杰地灵、文秀隽永。肥沃的土地,典型的鱼米之乡,使江南人民的性格清秀、含蓄、温和而中庸。富足的土地带来的是鲜嫩、甘醇的精致美食;轻柔、飘逸的绸缎衣着;演奏的音乐也是悠扬而秀雅。正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忆江南》中所描写的:“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其实最忆的还是江南的音乐。江南的锦绣山水还需亲临其境才能感受其美,当然,通过一幅山水画也可慢慢欣赏。而江南的丝竹音乐则可以日日聆听,一壶香茗在手,两耳极尽享受其妙:一支竹笛水灵、淳厚;一把南胡清丽、糯雅;一支洞箫清幽、飘逸;一把琵琶委婉、细腻,勾画出的江南山水,正是山色空濛、波光潋滟、红绿又蓝。

周皓先生作为现今上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江南丝竹二胡传承人,代表了他这一代和上一辈丝竹人的理想与追求。我们

从张丽森(胡琴大王)——陈永禄(二胡圣手)——周皓(江南丝竹二胡传承人)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江南丝竹二胡演奏艺术,不断地取得新的更大的进展,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江南丝竹二胡不仅奠定了我国民乐二胡的基础,而且,二胡声部作为整个民族乐队的基石,更是对整个民族乐队的建设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因此,总结周皓先生江南丝竹二胡演奏艺术成就,就能起到承上启下的传承示范,使我国乐种中的“江南丝竹”这一奇葩,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目 录

1	一、话说丝竹音乐
1	(一)周代八音中的丝与竹
7	(二)魏晋“相和歌”与唐代的丝与竹
11	(三)宋、元胡琴的流入
15	(四)明、清戏曲勃兴中的丝竹乐
29	二、江南丝竹与上海
29	(一)近现代上海的江南丝竹
37	(二)江南丝竹定名与特点
41	(三)周氏丝竹世家的渊源
56	(四)周氏从业余到专业的演奏生涯
60	(五)周氏与阿炳、孙文明的情与缘
66	(六)江南丝竹“四大天王”中的周氏兄弟
87	三、周氏的丝竹二胡艺术
87	(一)江南丝竹中的二胡
94	(二)周氏丝竹二胡的技巧

95	1. 左手技巧
	1) 按弦 2) 揉弦 3) 垂直换把 4) 透音 5) 左侧音 6) 勾音 7) 闷音 8) 带音 9) 滑音 10) 并指 11) 打音
101	2. 右手弓法
	1) 浪弓 2) 带弓 3) 点弓 4) 提弓 5) 转弓
103	3. 丝竹二胡技巧的综合运用
107	(三) 周氏丝竹二胡乐曲分析
	1. 《中花六板》 2. 《行街》 3. 《三六》 4. 《欢乐歌》 5. 《云庆》
147	四、周氏丝竹二胡艺术的发扬光大
147	(一) 上海江南丝竹人才的全国输送
149	(二) 周氏传承关系与著述
154	(三) 专业化向业余化的回归
156	(四) 沿着周氏的脚步前进

一、话说丝竹音乐

(一) 周代八音中的丝与竹

“丝”者，[汉]许慎《说文解字》释为：“蚕所吐也。”由蚕体内一对丝腺分泌出来的胶状物凝固而成为“丝”。我国养蚕和丝绸文化源远流长，据现有的考古发现证明，中国的丝织技术最早应该出现在 5500 年之前的新石器时期，而中国人工养蚕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3 世纪。传说中的西陵氏之女，黄帝的元妃嫫祖是中国第一个种桑养蚕的人。据《通鉴纲目外记》载，嫫祖“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而天下无皴瘡之患，后世祀为先蚕。”距今 7000—8000 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纺织工具有纺轮、绕纱棒、分径木、经轴、机刀、梭形器、骨针近 10 种，根据这些部件可以复原当时的织机。河南荥阳青台村出土的罗织物距今 5630 年，是黄河流域发现最早的丝织品。距今约 4700—5200 年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遗址，湖州钱三漾出土了原始社会时代的残绢片和丝线，残绢片采用平纹织法，其经密、纬密每厘米各是 40 根，堪称“世界第一片丝绸”。可见，我国很早就进入了农耕社会，才可能出现普遍养蚕织丝的局面。到了商周时期，已经出现了罗、绮、锦、绣等品种。秦汉时期，丝绸生产形成了完备的技术体系，丝织业得到了大力发展。汉武帝时张骞凿空西域以后，贸易的推动使得中原和边疆、中国和东西邻邦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发展，其